

吹

景

集

吹景集卷之四

烏程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孔明能用素書

張天覺

商英

序素書曰自漢以來章句文辭之學熾而

知道之士極少如諸葛亮輩雖爲一時賢相至於先天大道曾未足知其髣髴噫何其不知量也先天二字昉於易乾之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孔明隆中數語已定鼎峙之形數十年後事如阿兔樓馱掌中觀

庵摩勒果天且不違非此謂耶取素書求之其書以
道德仁義禮爲首道德載老聃書不具論書曰仁者
有慈惠之心以遂其生成孔明以之嘗謂一夫有死
皆亮之罪矣書曰義者賞善罰惡以成功立事孔明
以之嘗優孝直法正爲蜀郡太守縱橫擅殺或謂公
宜抑其威公曰主公在公安時進退
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今翻然翔舉公琰公密疏後
主曰臣若
不幸後事刑馬謖而廢李嚴矣書曰禮者風興夜寐
宜以付琬以成人倫之序孔明以之嘗有言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矣書曰審乎理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孔明以之

嘗謝曹操之辟

抱朴子云曹公欲用孔明孔明堅不應操歎曰義不使辱汚君之朝也

翊贊宗英以克復爲已任矣他所云德足以懷遠義足以得衆行足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廉可以使分財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者微孔明吾誰與歸吾不知天覺所指先天者竟何物也其譬對涑水公枯骨不違罰及無罪之戒乎擠元祐諸君子欲隕之淵不聞親仁友直之訓乎黨惇卞贊紹述不肯彈惡去讒之誥乎晚稍能中立而爲蔡京所中旋見黜不拂深謀遠慮之旨乎無盡居士真蚍蜉撼樹不自厚

其躬者也徑山老人極稱之當是避賢後晚而聞道
若見地早徹決悔出此等議論矣

或疑素書出天覺手此殆未然章懷

注後漢亦引當斷不斷及重賞之下數語此書自唐世已流行矣

戴若思徐元直

戴若思度江名彥若未值陸平原終作劫耳魚豢魏
略載徐元直事頗相類人少知者元直本單家子少
任俠中平末嘗爲人報讐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爲吏
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
擊鼓令於市莫敢識者其黨伍縶解之得脫於是折

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元
直卑躬早起常獨掃除聽習經業乃南客荊州先主
之屯新野也元直往見之舉孔明且曰此人可就見
不可屈致予謂昭烈定益州當以元直功第一亦鄴
侯之安平歟

單家卽所云孤生也安
平敬侯鄴秋見漢表

葛龔墨癖

葛龔與梁相書云復惠善墨下士所無摧骸骨碎肝
膽不足爲報龔字元甫列後漢文苑中裴榮期語林
所傳作奏雖工宜去葛龔者元甫當首稱墨癖或謂

嗜墨亦是雅事至肝膽一語若欲以七尺報玄香太
守無乃不情乎居士曰人不能無情情各有寄意所
獨往千駟不易嬰兒搏黍不顧黃金姪人踐期不畏
陽侯趙子固至昇山下舟覆矣猶手持定武搨曰性
命可輕至寶是保庾詵愛林泉嘗遇火止出書坐於
池上曰惟恐損竹韻人別有鍾情處差勝悠悠者以
七尺軀殉胡椒八百斛也

東坡帖云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磨而小吸
之此與葛元甫何如

閔康侯

古來可咲事

梁大將軍作販牛黃客

見後漢延篤傳

李後主作鵝卵柳條

稅大使

邵誦見聞錄

解漕運賓王作賣竹商

見雜志

石衛尉

李北海作劫海船賊謝文靖作蒲葵扇牙行裴丞相
作歌姬院乞兒石曼卿作鬻私鹽惡少皆古來可咲
事裴謝遊戲人間不妨醫俗二石風流文采殊足觀
亦作此生活阿堵之能醉人可畏

文士以身爲殉

楊子雲賦甘泉精思夢腸出而殤郭路夜定舊說絕

於燭下鄭俶依陽道州讀書經月餘與論國風俶不能往復一辭遂縊文士陶冶性靈何至以身殉之風雲月露幻出一座北邙山諸君直是癡漢梅堯臣拜學士時書詔頗多思甚苦推觚循堦而行忽見老卒臥月中嘆曰暢哉徐問曰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楊誠齋貽朱晦庵書曰得書知股肱之疾移及腹心是在醫法顧不察耳藏神不曰孰使我饑渴之不恤者非書耶孰使我崩目鏤心指椎胸腎者非書耶其屢陳囊研櫝筆之方而以水投石諗知酷嗜在

此又戲跋晦菴楚詞解云注易箋詩解魯論一帆徑
度浴沂天無端又被湘纍喚去看西川競渡船西川
競渡人多不能解按傳燈錄大耳三藏其他心通南
陽忠國師欲驗之三藏云國師是大善知識何得在
西川看競渡誠齋正用此以戲之也晦翁有言以文
貫道却是把本爲末然檢覓悶天狂搜枯海卽此老
不能脫盡丈夫須一喝耳聾後習氣氷釋纔肯放此
文字擔耳

文待詔年九十餘猶爲人書墓誌擲筆而逝世以

蟬蛻稱之然亦以身殉者矣可補鄭傲之後否閑侯

隸糖事 糖一作饴

客過借菴僮適持蔗糖至客曰君胸中有武庫只如個物可稽古否予曰洪邁糖霜譜有蘇黃二詩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子瞻語也遠寄蔗霜知有味勝於崔浩水精鹽魯直語也又云唐大曆中鄒和尚始來繖山教民黃氏造霜之法鄒和尚文殊化現此糖見王灼諸洪不載本紀也客咲曰君能於此外別抽腹笥乎予曰僕十

年不親書卷舊習前聞零落且盡強爲君索之乳爲
煎餅并諸砂糖見首楞嚴經開汙河糖飲得爲七日
藥見律部尼陀那頌苾芻綴鉢璽不應用融物黑糖
錫紫鑛泥蠟並皆遮見毘奈耶頌蜜及陳沙糖能除
痰癢稀糖一種能除三病謂風熱痰癢見根本薩婆
多部律攝猊糖見後漢顯宗紀販糖之妾見馮敬通
與婦弟任武達書南箕無舌飯多沙糖見易林大畜
之益飴餒餒餒見廣雅餒謂之糖見楊子雲方言石
蜜乳餒也見蘇恭本艸白蘭糖黃蘭糖見齊民要術

和熹鄧后嘗夢捫天天體蕩蕩正青滑如糖飴見謝
承書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糖見鹽鐵論賣糖姥姥
見南齊書傅琰傳蘇酪沙糖見隋書真臘傳蟹之將
糖躁擾彌甚見梁書鍾岍上何胤議酒無沙糖味爲
他通顏色見古樂府聖郎曲焦糖幸一棹見杜詩龍
山食有糖餽菊酒見時鏡新書河濟飴糖本草馬鞍
之妙見龍筋鳳髓齋馬食之如糖故名馬唐本草馬唐唐唐字
無米見陳藏器本草唐以後不復憶矣客曰昔隱侯
疏栗柯古疏蝨當不過是非今時檢韻府詩人可幾

萬一也予曰世有張司空在勿妄言

吳書孫亮取交州所獻餠說文及集韻並以糖爲
蔗餠南州異物志交趾甘蔗取爲餠餅益珍煎而
暴之凝如冰則唐前故有之不自鄒昉老學菴筆
記云始太宗時亦妄也詳史繩祖學齋佔俾中足
稷王灼說閔康侯曰邈周不及唐以後余隨筆補
之陶明錄王胤祖安國張顯太元中乘船見僊人
賜糖餠三餅時饒新書魏收寒食餉王昕昕與書
云始知令節須御麥粥加之以糖彌覺香冷荆楚

歲時記元日熬麻子大豆兼糖散之北史周明帝

因食糖粳遇毒清異錄煬帝幸江都吳中貢糟蟹

糖蟹

老學菴筆記云唐以前書傳凡言及糖者皆糟耳如糖蟹糖薑皆是觀陶錄知其謬傳

芳略記陳昉得蜀糖輒以蜜澆之曰與蜜本莫逆

交高士傳張子路誣李泌受嚴震金獅子百枚德

宗料是沙糖獅子果然據言新進士重櫻桃宴劉

相子潭及第時櫻桃初出和以糖酪青箱雜記楊

行密據江淮民間謂蜜爲蜂糖端禪師語錄章相

公赴召別師師令侍者取糖與相公送路喫糖次

師云相公甜麼公云甜師云甜便佳烏臺詩案子
瞻赴任徐州王詵曾送到乳糖獅子四枚異聞總
錄咸淳間傳勤可處都昌縣山田張季猷館中每
夜二婢秉燭提茶瓶盞托銀楞漆盤盛糖餅二枚
供凡兩月癸辛雜識官籍賈師憲第果子庫糖霜
數百甕輦棄湖中霏雪錄大德十年西域貢千里
馬每旦必以羊肉酥油沙糖胡椒和飯秣之又糖
星在箕舌前杵西北見晉書天文志洗心糖見幽
燕異記糖顏蠅子見酉陽雜俎

京口記糖顏
山不知何義膏以

粉餌蒸以饅餽見常袞重九謝賜糕酒狀

李肇翰林志重

陽酒餽粉糕

寶糖珍粬枚烏膩美餽餽見范至能上元

紀吳下節物俳諧體

范又有口數粥行餗薑屑桂澆蔗糖滑甘無比勝黃梁

高何形糖滿傾甘酪見海錄碎事笑比紅綾春餽

巧齒牙根底嚼糖霜見張雨咏松花餅至香譜有

詹糖香

范畢和香方詹唐黏濕

曲名有糖多令焉若楊廷秀

詩亦非崖蜜亦非餚青女吹霜凍作冰迤骨清寒

輕著齒嚼成人跡板橋聲則爲糖霜咏者也子瞻

又有糖霜不待蜀客寄之句

事文類聚探世說譚王愷以粉餅與金按

臨川本乃拾繡太平廣記載西陽雜俎謂新羅國鬼執旁龜弟欲其築糖三版而段本作糖

倪元鎮王右軍不可曉

倪迂繪事爲四大家冠其胸次灑然清韻可挹致日本使者閣外長跪不一見真栖逸中偉人也第元鎮所居堂顏之曰芸暉殊不可曉芸暉堂唐元載故宅杜陽編云芸暉草出于閩潔如玉載屑之以塗壁謂元鎮未覩此書吾不敢信王右軍晉何如人哉得人以已敵石崇甚有欣色千古自有對也季倫思歸引金谷序頗能作人外語右軍或偶賞之若象齒焚身

之元載視老迂何翅鵠雛之與惟鴟豈勝國晚節奄
監橫肆元鎮有感魚軍容一事乎曲禮曰擬人必於
其倫二君子何以語我請問之惠山泉蘭亭竹

雲栖前知

雲栖師不貴前知語與古人闇合關尹子曰能遊於
冥冥者與日月齊光韓非載詹何黑牛白角事曰嘗
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
牛而以布裹其角也大師持論甚峻慮下根人妄認
外境邪魔入腑故一舉掃之若師之妙用當前間有

忍俊不禁逗漏一二處武林虞德園先生先君癸未
同籍也嘗自敘其事云淳熙旣試南宮授徒昆山借
梁皇懺同憲友誦而次日雲光入檻甘露霑壁飛楮
墜凡曇鸞降爲之師雨水沈雨金粟雨玄黍社所以
名雨花也或焚牘而轉眼復完或非時而萬花盡吐
感其奇瑞習定甚堅忽爾前知自墮魔網蓮池聞而
嘆曰處子違結淨社續兒時念佛之緣是矣不幸着
魔如此茲偕弟瀾會試瀾不過火災而虞足痿失通
矣入燕果然寄襪通懺尚未復書廷試前方閱狀元

策而書始至書中云子讀狀元策時得吾書蓋不乏
前知而不作聖解真正褌子也韓鈍菴別師入燕師
書四句偈云逢西而住見已而釋二猿獻果一了蟄
蟄鈍菴抵京師讀書西山法華寺中間步次忽獵人
獲一修馳戴雙角形甚怪憶師語卽買以千錢縱之
是歲己酉獲薦庚戌而雙元之記薊不爽絲髮矣按
海鹽董碩甫碧里雜存云先師陽明公旣平宸濠乃
正德庚辰正月親書鐫于廬山石壁其詞曰正德己
卯六月乙亥寧藩宸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

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
兵復南昌宸濠還救大戰鄱陽湖丁巳宸濠擒餘黨
悉定當是時 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
宸濠以歸於赫 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
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式昭 皇靈天下已定嘉靖
我邦國凡百二十餘字越明年辛巳 武宗晏駕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又明年改元嘉靖先師石刻實
先兆焉長發其祥出於無心此何異漢之公孫病已
實天保之所托也張謂姚江雲栖是浙中兩肉身大

士第分現宰官比丘身肉眼覩來認做兩撇耳清明
托躬志氣如神定極則光自發人人有此一段照古
輝今種子可惜爲塵勞埋却往歲愁大師作雲栖塔
銘亦云師示人貴真修勿顯異故靈異甚多不具載
敬述張向所聞見者若此

蔥白 千秋

俗以染藍之淺者曰蔥白按禮記鄭康成盜齊注云
盜猶翁也成而翁然蔥白色如今鄮白矣僕向有
對酒詩云浮盃翁翁蔥白嫩染衣楚楚杏黃鮮亦知

長袂無勞拂自有留人蜀國絃不解者恠蔥白何等
語也又春情云雜佩明璫競可憐春風漸短盡樓前
千秋戲罷鶯同坐百艸廡來柳共眠英華載高無際
鞦韆賦序云漢武帝後庭戲本云千秋祝壽之詞也
語譌轉爲秋千鞦韆譌之譌也升菴詞品知有秋千
兩編旗而不知秋千之爲千秋僕詩差可正誤世間
皆以正爲倒如來說爲可憐慙者闢百艸亦見隋煬
帝曲名往年見一客讀袁中郎詩門子赤脚多及士
比鯽魚多二語噴飯不置余謂客袁詩何如空同客

曰袁那得比余曰赤脚門子搖大扇非空同詩乎荆
州措大多於鯽魚亦古語見焦氏類林歐公三多之
訓真蕤林藥石空卷應敵鮮不蹶者然謂作詩者定
須語語有來處亦是癡人說夢李詩城門人開掃落
花杜詩江動月移石谿虛雲作花亦問其所從來乎
少陵曲江歌卽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梢林莽真
解個中三昧要須八面玲瓏手不爲文字所縛縱橫
自在謂古卽我可謂我作古可此外皆檐板漢波旬
說客曰畢竟何如余曰待汝走入醋瓮時卽向汝道

門子赤脚本非佳語第曰
中郎杜撰似不啻受耳

春秋決獄

困學紀聞云應劭謂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
事太平御覽載二事杜佑通典載一事僅三事而已
閱藝文類聚更得一事曰君獵得麇使大夫持以歸
大夫道見其母隨而鳴感而縱之君愠議罪未定君
病恐死欲託孤幼乃覺之大夫其仁乎遇麇以恩况
人乎乃釋之以爲子傳於議何如仲舒曰君子不麇
不卵大夫不諫使持歸非也然而中感母恩難廢君

命徙之可也

武皇濶達大度

班孟堅漢武故事云上好詞賦每所行幸及鳥獸異物輒命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賦成初不畱思相如造文遲彌時而後成每歎其工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咲而不責此史漢所未錄者武皇濶達大度不減斬白蛇手薛內史得逢此君便可無空梁燕泥之恨漢興得人於斯爲盛聖人作而萬物

覩也九光母猶云坐對庸主悒悒不樂且云徹非仙才故知英雄與神仙別是一路神友造化靈爲星辰獨一滑稽之待詔耳

今新安刺漢武故事亦不載當非全書

列子中雜廣書

向疑列子雜魏晉人筆其竄南華語者十之三夸父揭疆思士思女見山海經奔戎爲右鵠血馬湮見穆天子傳驪黃牝牡見淮南滄滄涼涼見桓譚書太易太初見易乾鑿度其采管晏墨翟陸賈諸書不能毛舉也又王肅證聖論云昔國家有優曰史利漢氏舊

優也云梁冀有火浣布切玉刀一朝以爲誕而不信
正始初得火浣布乃信此與蕭叔所稱皇子果於自
信果於証理者小有同異決非御風手也至所稱西
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魯國宗乘逗機於此
豈游夏章能道隻字耶看書須具看書眼如翔風別
玉符朗辨鵝始不爲假骨董眩惑若隨矮人觀場亦
坐雲霧中而已按華陽國志火浣布自張騫西域來
不自梁冀始拾遺記氷蠶作繭投火不燎唐龜之世
海人獻之又舜時羽山民獻火浣布萬疋依東方十

洲記稚川抱朴子沈約宋志梁四公記四書則木皮
蠶鼠都可成布亦非一種備載廣博物志中要之常
璩語差可据也寰宇記曰火浣布產蜀建昌其白如
雪出石隙元史所謂石絨也此則又出于三種外矣
高似孫亦有論辨

方甸詛楚文跋

方甸跋詛楚文云懷王忿張儀之詐復發兵攻秦碑
文云今又悉興其衆以逼我師是也是歲秦襄王二
十六年王遣庶長章邯拒楚師明年春大敗之丹陽

遂取漢中之地六百里碑云客劑楚師復略我邊是也按史記秦有昭襄莊襄未聞有襄王也惠王後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楚懷王之十七年也庶長章章其名亦非耶也耶在二世時去丹陽之役百十有六年仁夫自負考訂之勤不宜鹵莽如是惠之爲襄章之爲耶意傳刺或有帝虎非仁夫罪也惠王之十四年卽後元年正得二十有六以是知非仁夫罪也

愚所藏泊宅編與梁谿漫志同刺者甚精中載句

跋係秦惠王二十六年王遣庶長章非襄字亦無
邨字遐周所據似是會稽商氏稗海所萃請更質
之博雅 闕庶侯

比干碑

比干銅槃銘張淑釋其文爲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
世之靈於焉是保高似孫緯略以右爲左左爲右前
後二字亦如之靈爲寧保爲寶据篆文求之高說當
不誤獨靈字當從張淑蓋篆文微近齡字齡之與靈
寶之與保古字多借用耳表墓四大字甚奇古載都

玄敬使西日記中此云吾夫子所表不知何據豈王
次仲之前先有八分書耶然說者謂齊胡公墓銘亦
作八分何也噫萬世而下聞少師之名慄且立起至
殘碑片字猶藉口於至聖可勗哉

酈元水經注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比干
之墓所記惟此今已中折不知誰所誌也玄敬載此
碑亦僅四字豈卽善長所云中折者耶吾子行定以
爲漢人筆或有之

吹景集卷之四 終

吹景集卷之五

董斯張遐周著

烏程

韓昌箕仲弓訂

希姓錄

諱釋之橋宗以晉猶玉雄調機詩誠成持橫教辭卿頭文幾

古三墳有姓紀大戴禮有帝繫篇周官小史奠世繫

左丘錄世本荀卿譜血脉譜牒亦學之大端也適閱

升菴希姓錄及弁州宛委編張睿父郎耶代醉編試

取案頭書攷之如吳越春秋之椒丘訢姓穆越絕書之

神巫無杜廣韻之趙大夫庫賈音舉訓說苑之西閭

過東閭子劉向列仙傳之赤將子興姓複幼伯子瑕丘

仲姓複谿父西京襍記之文固陽姓複嵩真戰國策之術

視覩斯贊紛疆公疇姓複國語之狸姓騅敬纍虎長

魚驕戢黎露睹父漢書昭帝紀之馬適建姓馬適名建古

今人表之熙子軋子大成午功臣表之合傳胡害敞

屠洛監居翁多軍王莽傳之屠門少公賓就後漢書

李雲傳之掖庭民亳氏女方術傳之編盲意陳壽吳

志青州人隱鸞晉書后妃傳之匱才人宋書鄧琬傳

之佼長生墨翟書之耕柱子公尚過跌鼻勝綽晏子

春秋之泯子午列子之永生伯子潛夫論之司原氏

論衡之公廣文伯古樂府之其思華子唐聖廟碑之

扶餘隆蜀檣杙之悖實華陽志枳縣之波鈇然慄引楊

然友不及此書王引然閩中之三狐五馬復姓雒縣之

鐔氏汶山之冬逢平樂之逋氏廣漢之便敬新唐書

朱子奢傳之崖文康顏魯公行狀之給事中因亮五

代紀之靖涂後匡贊癸辛雜識之菊夫人皆不錄若

他書不勝記也王浚儀姓氏急就章差悉若以急就

爲草創本取羅泌路史鄭漁仲馬貴與書及文獻續

考通譜彙一書亦博物一班古司商氏之所必求也

勢目勃蘇卽申包胥睿父以爲複姓禿髮氏著晉

載記睿父又云偃檀見唐史俱誤

南唐近事位崇文康侯

記葑門語

予入吳飲馮若木三頭酒次語若木曰兄所居葑門

今俗譌爲傳音何也若木曰葑卽谷風葑菲之葑

詩音

豈爾雅音捧箋云蔓菁也詩韻又讀爲去聲云菰根也

杜詩黑米生菱葑韓昌

黎詩刺船犯枯葑東坡開西湖狀水淺葑合如雲翳

空卽此若譌之始無從訂之予曰史記正義云吳東

城鱣門謂鯨門也今名葑鱣音普姑反鯨音覆浮反
鱣轉譌而爲傳不從葑轉也又盤門之爲蟠塹門之
爲膠音劉葑墅之爲虎膠今有徵之掌故者否因問吳
中人物孰右曰其葑閭乎予曰不然言偃澹臺無論
矣太公避紂石室在虞山東二里巫咸及其子賢冢
皆在虞山上書云在太甲時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
有若巫賢二子爲賢相吳會爲樂土已在泰伯前數
百歲荆蠻之號意殷衰政亂南人多梗故以蠻名如
一江漢也西伯時爲風動之首荆之爲夷在昭王不

復後耳古來江左人物定以海虞第一若木曰得兄
稽古力便爲吳人出脫荆蠻二字矣願以一卮爲廣
川生壽

范成大吳郡志云越軍開示浦子胥以濤蕩羅城
開此門有鱖鯨隨濤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鱖魚
又名江豚欲風則湧據此葑門乃有別意葑鱖音
相近今俗譌呼富門云攷石湖語如此自宋時已
譌傳矣

按陸廣微吳地記平門東北三里有申公巫咸墳

此誤也巫咸安得系以申公當爲巫臣墓越絕云
虞山者巫咸所出巫咸爲常熟產明矣記又云晉
元帝假陸遜宅造池亭華麗故名華亭平原鶴唳
之語不在渡江前乎廣微疎舛多類此

轉注古音略

升菴轉注古音二卷所論轉注卽叶韻深證鄭樵之
舛六書功臣哉第用修自敘云詳於經典而略於文
集詳於周漢而略於晉以下今攷周漢諸典亦多所
遺稍撮其概補之毛詩鱣鮪發發叶補未反摧之秣

之摧叶采臥切樂記其聲粗以厲釋文粗才古反周
官秋繩而芟之繩音孕輻欲願典典讀爲殄左傳襄
公三十五年封其封音求付切太玄經載威滿頭君
子不足小人有餘頭叶同都切堅不凌或泄其中凌
叶良中切鼎血之猶九宗之好乃後有孚好叶許厚
切孚當作乳叶忍九切下言如水實以天牝牝音補
履切道德經谷神不死是謂玄牝亦同此音然水
又音準白虎通水之爲言準也二韻可互入小
子牽象婦人微猛君子養病猛叶被旺切病叶眉旺
切玄經不能盡述
以下諸書例此焦贛易林陽低頭陰仰首水爲凶

傷我寶進不利生其子寶叶補苟切子叶濟口切爲
 季求婦家在東海婦叶奉甫切海叶火五切千里望
 城不見青山山叶疏臻切任非其人費日無功功叶
 居銀切晏子春秋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朝叶蚩
 於切許慎注淮南子勁策利鋌鋌讀如炳燭之炳繁
 文紉字拏讀如上谷茹縣之茹霄霏之野霏讀如翟
 氏之翟翟又音裨當知悒讀如左傳嬖人稠始之始鵠鵠讀
 曰私鉍頭此許說更奇漢書相如傳及佞幸傳俱作鵠鵠師古直音後儀殆未見漢人訓故耶
 漢書癰瘡音噍殺卽裴音卽非雌瞽音句無菴音皮

後漢書錯愕不能對音措互踈勒都尉番辰音潘抱

朴子寒素清白濁如涅高第良將怯如鼃則鼃當叶

爲箴

此一則偶臆而轉音之後讀外集字說中鼃音箴竟與僕說闇合僕欲以酒澆用修士矣

予

稍叅諸書用修已不無絀一漏萬有羨牆韻學者從

六書中取轉注一種挾勑丘之藏補新都之逸懸諸

日月不刊之書也近吳門趙凡夫潭思此學其草篆

獨秀江南所藏字書韻書數十種恨未嘗一發其秘

升菴又有古音餘亦不載此數則

方術家

以一卦分世應及乾納甲之說謂京房始非也史記

正義載中備云孔子正月爲商瞿筮曰瞿當有五丈

夫子子貢曰何以知之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

二甲寅木爲世九五丙子水爲應

正義作九五景行水張按唐世諱丙

多以景字代之晉書隋書可證于字當字之誤今正之

陽爻五應有五子中備

書今不傳豈卽易緯所稱辨終備者乎六壬亦不始

武侯吳越春秋公孫聖仰天歎曰今日壬午時加南

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亡范蠡曰事將有意在玉門第

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

火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
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戊功曹爲騰蛇而臨戊謀
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光而臨酉死氣也而尅寅是
時尅其日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此豈非天
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子胥謂吳王大王初臨政負
玉門之第九誠事之敗無咎矣今歲三月甲戌時加
鷄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
是日賊其德也范蠡去後越王召大夫種曰蠡可追
乎種曰蠡去時陰晝六陽晝三日前之神莫能制者

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關涉天梁後入天一
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王勿復追又
謂其妻曰吾見王時正犯玉門之第八也辰尅其日
上賊於下是爲亂醜必害其良今日尅其辰上賊下
止吾命須臾之間耳以時加日曰歲將曰刑曰德曰
克曰賊曰青龍玄武曰功曹勝光曰死氣曰天關今
六壬書猶襲之所云玉門不可攷當是篇名次第耳
王冰素問九星注云上古世質人淳九星垂明中古
道德稍衰標星藏曜故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

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英此蓋從標而爲
始所謂九星者此是也術家奇門蓋蘭臺之濫觴耶
按隋書遜甲決一卷遜甲文一卷遜甲孤虛記一卷
伍子胥撰又黃帝玄女占法有伍胥者薦風后于帝
術家至以子胥爲軒轅有其傳會不經可咲若遁甲
書及吳越春秋俱出漢人手非春秋時書大抵方術
家宿有此論不始京房武侯審矣

禦兒非語兒辨

陳晦伯引吳地記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生一子其

子一歲能言因名語兒亭以駁用修沉江之誤宛委
編復据越絕書女陽亭一說以爲勾踐入官於吳夫
人從道產女勾踐勝吳名之曰女陽亭更就李爲語
兒鄉且云晦伯可謂夢中說夢矣范蠡爲越成大事
豈肯作此無賴按越語大夫種曰吾用禦兒臨之吳
王若慍而又戰幸可遂出常昭云禦兒越北鄙在今
嘉興然則茲地在春秋時名禦兒不名語兒也後人
禦轉爲語遂有勾踐生女少伯生子之說以傳之又
本經注引萬歲歷曰吳黃武六年由拳西鄉有產兒

隨便能語云天明河欲清脚折金乃生因詔爲語兒
鄉蓋無智之徒生情穿鑿耳國語曰勾踐之地北至
禦兒是也安得引黃武證地哉讀丘明善長書諸說
俱可無置喙弇州之於天中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
得也

古音畧引國語禦兒作衙兒用修有別本
耶閔康侯曰馮元戎以語兒在華亭亦誤

句法有宗

范夫人見隣舟美人戲成一絕云絮柳鴉黃隱綠堤
相逢暫爾却相違相違應復勞相憶見說明朝是別
離客謂居士此詩相違二字疊用聲情妙協初體新

詭居士曰此法亦有所宗陳思雜詩云僕夫早嚴駕
吾行將遠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爲我仇阮公詠懷云
幽荒邈悠悠淒愴懷所憐所憐者誰子明察自照妍
陶公飲酒詩云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能復
幾倏如流電驚又移居詩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
相思則披衣言咲無厭時范雲贈俊公詩幸及清江
滿無使明月虧月虧君不來相期竟悠哉古樂府中
此類極多太白答杜秀才少陵示從孫詩咸祖之白
士亦臨摹手非初也客曰往足下詩閒尋田父語語

語只農桑古人亦有此法乎居士曰曹子桓雜詩吹
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大白翫月詩贈我數百字字
字凌風颺白樂天詩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三君
皆爲僕篋籙啟山矣客復曰幸哉有子今如此豈若
吾身親見之非足下近詩乎語孟句前亦有入詩者
否居士曰曹瞞不云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九合諸侯
不以兵車乎阮公不云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下
學而上達忽忽將如何乎陶公不云先師有遺訓憂
道不憂貧乎鮑明遠不云富貴人所欲道得亦何懼

乎謝康樂不云德不孤兮必有隣乎謝莊明堂歌不
云維天爲大維聖祖是則乎杜夔食舉樂歌不云夷
險平亂威而不猛乎蕭子雲雅樂歌不云車同軌行
同倫自衛反魯刪詩書弋不射宿殺已祛乎虞騫鍾
山詩不云冠者五六人乎庾子山徵調曲不云草上
之風無不偃乎少陵不云富貴於我如浮雲乎太白
不云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乎張燕公不云五十
知天命吾其達此生乎邢象玉不云新聲是何曲滄
浪之水清乎韓吏部不云以能問不能其蔽豈可祛

乎總之善陶冶者杯琬泥絮皆詩料也於語益乎何
有客讚歎不置居士曰君勿記我語世尊說法且云
昨日定今日不定若執此摹古生掃活剝索驥按圖
大有人咲汝在

詩詞紀日月

古樂府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晉李尤銘正月七
日厥日唯人潘尼詩孟月涉初旬吉日唯上酉稽含
詩七月有七日蠢動思登高玄宗詩端午臨中夏盧
照隣詩九月九日眺山川王維詩九月九日時菊花

空滿手杜甫詩皇帝二載秋閨入月初吉又二月六
夜春水生七月六日苦炎蒸元稹詩十月初二日我
行遂州西白居易詩六月初七日江頭蟬始鳴又何
日同宴遊心期二月二又畫堂三月初三日絮撲窻
紗燕拂簷顧况詩四月八日明星出摩耶夫人降前
佛八月五日佳氣新昭成太后生聖人韓愈詩元和
庚寅斗插子月十四日三更中李義山詩二月二十
二木蘭開拆初賈島詩三月正當三十日又千巖一
尺壁八月十五夕韋莊女冠子詞四月十七正是去

年今日均之紀日月也而樂府詩詞晉唐初盛中晚
之變備極不可假借一字氣運與文字相上下如此
若溯源求之其十月之交朔日辛卯乎

李尤銘載藝文類聚中攷

郭緣生述征記以爲魏東平王翕未審孰是

異獸

臨海人陸姓者解其族人戍滇騰衝衛三年而返携
一異獸皮來道饑出示觀者稍予之錢甲子二月至
吾里予取視獸一頭二身二尾八足耳若豕尾亦如
之頭則虎毛則兔尾黑毫細軟類人髮頭濶尺有六

寸身長倍頭陸云獸迅走有絕力出點蒼山日噉羊
積不可筭獠百方捕之逸乃以藥毒羊獸中餌始斃
獠亦不曉何物也胡僧阿摩那者烏思藏來具多聞

慧獠以問僧曰是名火眼狻猊

按師子名狻猊穆天子傳郭璞注音狻猊

今胡僧讀如梭而不同郭音

西域問有之出則其國兵且筆數語

云火眼狻猊曰萬獸君厥首維一牝牡各身是食師

象迅蹄躡雲饑噴烈燄足兵尾火

二尾形如火字人足形如兵字出

現世間劒戟天下有其殪之可以弭禍獠以爲惟遂
予陸予具攷諸書不載此獸山海經豈爰之山有獸

焉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爲牝牡

列子亦同

本草綱

目以爲卽異物志之靈狸然但云一體自爲陰陽不

言兩身也山經南海外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亦

不言兩身也韓非子云涸川之精名爲鰓鰓者一頭

而兩身其形若虵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

鰓

抱朴子故澤之精曰鰓一身兩頭呼之可使取金銀此襲韓說而誤者

一頭兩身則

同迺云形若虵長八尺又不云能噉諸猛獸此狡猊

當別一種也又獸未聞噉師子者續博物志載後魏

武帝伐冒頓經白狼逢師子使人格之哮吼奮起左

右咸驚俄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跳師子頭上卽伏不
敢起於是殺之此豈其類耶然不言一頭二身殊無
確證姑志之以詢夷吾國僑其人者因憶萬曆丁未
客湖上昭慶寺中見一異獸云得之括蒼其角雙身
作鹿文馬尾牛蹄性馴擾日可六十里鬻者韉以虎
皮歲餘陳眉公買置所居芥山亦無識者按山經海
隅之山有獸焉狀如牛而馬尾名曰精精漢書西域
傳烏弋有桃拔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
角者或爲天祿兩角者或爲辟邪余疑辟邪稍近之

說文作後麀爾雅同麀
音酸與穆天子傳異

吹景集卷之五終

吹景集卷之六

烏程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箋杜陵詩二十則

復愁詩

復愁詩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注謂公以總自况
那得爾公詩有遠媿梁江總還家尚黑頭之句其薄
總甚矣何至身擬之耶當時凝碧聞絃有不辭臣賊
如張均輩故發憤作此詩觀莫看兩字便了了矣賞

時魚妹費解或云總宦陳稱狎客冠每一詩成輒爲
後主所賞言總雖老而仕隋而其躬所被服者猶當
時之金魚也張按劉昫唐書高宗永徽二年五月開
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
魚則魚袋頒自唐年故非陳隋間朝服此解未可強
通詢之洽聞者

寒雲雪滿山

至日遣興愁對寒雲雪滿山升菴云雪字善本作白
字弇州亦持此論予謂白滿山是小兒吻中語依舊

本雪字爲正言山寒雲縞望如雪積卽太白所云牀
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霜之與月雪之與雲了不相
關此中有賓主句雲之一字禪家句中眼也杜陵復
起不易吾言

竹根稚子

筍根稚子善本作竹根按劉欣期交州記云竹鼠食
竹根出封谿縣閩中呼之爲鼯莊子執畱之狗司馬
云畱一作狸竹鼠也或云老杜詩竹根稚子正此物
也此說疑近之第以鼠爲稚子殊屬傳會或云稚當

作雉引爾雅雉之暮子爲鷄及老杜屏跡詩鳥下竹
根行證之亦未確蓋此老慣用假對爲遊戲場如高
鳳對聚螢子雲對今日飲子對懷君呼兒對次第稚
子鳬雛亦其遊戲習也但舊注謂公長子宗文字稚
子次宗武字驥子極可笑驥子見杜陵詩宗文之字
稚子何所据按少年行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
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此亦
豈竹圃耶山雉耶宗文耶眼偶然而得竹根竹根偶
然而戲稚子神來境合寫之於詩何事鑒論潘安仁

笙賦云若群雛之從母也。鳬雛傍母本借此意。乃宋儒以此詩傷時事而作噫說。詩如此所謂說不得一句閒話者也。詩話行而詩道熄。誠然哉。

按段氏蜀記云巴州以竹根爲酒注子庾信詩野爐燒樹葉山杯捧竹根。陳晦伯援此證杜詩臥竹根之說。夫臥之與捧豈可強合耶。晦伯蓋未繹詩

情耳。

晦伯語本千家註

唐人食笋詩云稚子脫錦綳頭玉香滑。

閔康侯

低頭着小冠。

歸來詩洗盞開新醞低頭拭小盤善本作着小冠此
正用漢書杜鄴事又杜之松尹太原請與王無功相
見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二聯俱暗用杜姓故
實亦有致

戎戎淦淦

放船詩江市戎戎暗谿雲淦淦寒須溪云此戎戎淦
淦亦不必所出偶然適似余謂荒荒泯泯冉冉暉暉
之類便可不煩注脚此詩劉實未曉何强作欺人語
耶按毛萇傳何彼穠矣云穠猶戎戎也古文苑載張

衡賦云乃樹靈木靈木戎戎注戎戎盛貌蓋野市臨
江艸木翳蒼着一暗字可曉淦音審禮運云龍以爲
畜故魚鮪不淦注羣隊驚散貌淦淦者狀雲物散而
不定也廣雅淦溷濁也音徒感切一說云水不波也
升菴主此說謂寒雲凝聚如不波之水也此與禮運
義相左不可從須溪評詩極脫宋人窠臼此處未免
太鹵其璜之一考乎

花鬚

劉淵林三都賦注云藥香或謂之華或謂之實一曰

花鬚頭點也隨意數花鬚黃鬚照萬花諸家注亦無
及此者

岳陽樓詩

葉敬君書肆說鈴云岳陽樓詩若無吳楚東南圻一
句則乾坤日夜浮疑於詠海矣不如氣蒸雲夢澤波
撼岳陽城得洞庭真景按酈善長水經注云洞庭湖
廣五百里日月若出沒其中少陵實本此意不讀酈
生書不知杜句之妙也或疑洞庭楚地何得以吳系
之按盛弘之荊州記君山在洞庭湖中上有道通吳

之苞山今吳之太湖亦有洞庭山以潛通君山故得名耳陰鏗青艸湖詩穴去茅山近江連巫峽長吳楚東南自是洞庭本色確不可移又王子年拾遺記云洞庭山浮於水上楚懷王時舉秀才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一浮字少陵亦不肯汎用如此

神鴉

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鴉亦老杜洞庭句或謂張勃吳錄云彭蠡有鳥善接丸行人丸飯投之高下無失至今呼爲神鴉梁劉刪宮亭湖詩橋鳥排鳥路神鴉

似非楚產也此詩覺杜老少檢點處攷岳陽風土記云巴陵鴉甚多土人謂之神無敢弋者郭景純謂巴陵是湘君所遊處故曰君山然則殘食飼鴉非獨官亭湖也讀書破萬卷真非妄語兒哉

九日寄嚴武詩

筆乘中拈少陵亦有出韻詩駁用修畱歡下夜關之鑿然所引九日寄嚴武詩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難不眠持漢節何日出巴山余閱善本作險艱此詩原未曾出韻也晉陌上桑曲天路險艱獨後來

楚辭九
歌路險

難片獨後來晉
曲全襲此辭

顏延之使洛詩首路踟險艱初唐王
丘東山詩盛名亦險艱孟浩然下瀨石詩及少陵彭
衙行都以險艱爲韻諸詩皆本左氏險阻艱難語不
眠持節此老以典屬國自況乃中丞而匈奴之使簾
鉤不挂慟慟血模糊不幾躬蹈哉嗟乎磨牙吮血殺
人如麻此蜀道難之所以作也

青袍白馬

至後云青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舊注云
甫自言止服九品服耳須溪云青袍白馬眼見小子

輩紛紛而起有何意味趙東山云公在嚴武之幕服
青袍而乘白馬予謂三君解詩如品字相去不遼遠
也庾開府哀江南賦云桀黠構扇馮凌畿甸青袍如
艸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少陵正
用此語以侯景喻安史也言當此王室流離百憂咸
集爲人臣者方不勝新亭之淚復有何意耶梅花棟
萼亦暗用花萼樓事傷太平盛事不復見也觀起句
洛陽二字可見諸家都是說夢又青絲行云青絲白
馬誰家子粗豪且逐風塵裏諸家注亦未詳所出按

梁大同中童謠云青絲白馬壽陽來侯景渦陽之敗
遣人求錦朝廷給之青布其後皆用爲袍景乘白馬
青絲爲轡欲以應謠庾子山如艸二語正當時目擊
事二詩互觀少陵之意益顯矣徐幼文青絲白馬行
云銀鞍白馬青絲韁容顏花艷少年郎有時繫馬垂
楊樹逐翠尊香入花去幼文詩又本樂府陌上乘非
本浣花翁也

箋此詩半月後讀筆乘引山谷語乃知魯直先得
我心狂叫黃九可見者數四須溪亦江西產未見

黃語何也有何意黃本作更何有亦佳但黃知語
本子山而未知子山直指侯景事應讀梁書未串
耳焦又引角里先生語及李夫人語殊可噴飯此
妄男子僞託山谷已經升菴拈出焦仍其誤何
與

古茗生迳地

溪上詩古茗生迳地善本作茗詩小雅有茗之華芸
其黃矣爾雅云茗一名陵茗鄭詩箋云陵茗之華紫
黑而繁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七八月華
紫似今紫艸禮器正義云椹長四尺中畫青雲氣陵

荇華爲飾史記趙武靈夢中歌曰美人熒熒兮顏若
荇之榮卽此也圖經云荇溪在餘杭岸多荇花故名
楊倞荀子注云荇葦之秀者然則陵荇故是水際物
讀詩題溪上二字從荇不從苔明矣

天棘夢青絲

已上人茅壘詩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鄭漁仲云
天棘柳也已經川修所駁舊注以爲天門冬一名顛
棘天與顛聲相近而互名攷爾雅夢卽門冬注乃顛
勒非顛棘也又爾雅髦顛棘注細葉有刺蔓生廣雅

云女木也女木不詳鶴林玉露引佛書青棘事然但言青棘香了無蔓絲之目又喻蓮香如青棘殊覺牽強卽譚浚明云終南長老入定事亦未知內典何出按本艸別錄云牆靡一名山棘卽今薔薇也保昇云所在有之蔓生莖間多刺天棘疑作山棘齊生云凱風棘心天天天棘當是天棘之誤此解殊可喜也蔓字依舊本夢字爲正羽非蓮絲非棘曰搖曰夢從想像間得之白羽如值其驚羽之羽狀蓮之迎風而舞也注云扇也可咲

齊已晚唐詩僧羅以已上人爲齊已亦誤集冬山海經作豐冬

白鳧行

白鳧行云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鳧似老翁故園
遺穗已蕩盡天寒歲暮波濤中鱗介腥膾素不食終
日忍饑西復東君不見魯門鷄鵠亦蹭蹬聞道如今
猶避風黃鵠二語羅景綸目爲倒句與鸚鵡粒鳳凰
枝例看非也屈平卜居云將泛泛若水中之鳧乎將
與黃鵠比翼乎少陵陶冶此意借以自況意云作賦
摩空猶然昔之黃鵠也今且飄飄萍梗泛泛若鳧而
素心了不爲變任其波濤歲暮腥膾者終不可以食

我也落句魯門爰居隱然有不饗太牢不樂鐘鼓之
態此老倔強百折不回矣

先主廟

謁先主廟詩空山泣鬼神東山本泣作立妙甚蓋生
擅英雄已懾老瞞之膽魂稱蜀帝猶警百神之趨立
之一字真有乘回風載雲旗意讀之覺森森髮豎如
陟降之不遠也大禮賦四海之水爭立此老慣以立
字角勝

蕭何功曹

功曹無復漢蕭何劉貢父謂曹叅嘗爲功曹非鄴侯也焦澹園引孫策語虞翻曰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三國志亦非僻書貢父乃未之見而輕詆子美何耶按漢書高帝紀云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太夫曰進不滿千錢者坐之堂下云云孟康曰主吏功曹也然則少陵用此非誤也貢父偶未之思耳此墨莊漫錄所引較澹園殊確劉生月旦大是鹵莽

風吹蒼江澍

紫陽語錄杜詩最多誤字如鼓角滿天東吹滿字爲

漏精絕又雨詩峽雲行清曉烟霧相徘徊風吹蒼江
樹雨洒石壁來紫陽云樹字當作去字僕意未敢然
之若定以去對來鈍置少陵不少太宗詩昔馳匹馬
去今驅萬乘來此詩去來字必不可易若雨詩作去
字卽子瞻所謂大江東去者語便索然矣妄意樹當
作澍蓋峽中波浪險絕長風吹江濤驚沫濺勢如暴
雨之澍也又洞簫賦聲磤磤而澍淵李善云澍古注
通風吹蒼江注一語嵯峨簫瑟不可言

湛湛長江失宿鳥行猶失

或曰少陵梅雨詩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又登白
馬潭詩俱以去來爲對何獨於蒼江語而疑之曰樹
之爲澍無疑矣卽足下所舉二詩僕以爲去字必誤
湛湛江水語創招魂所云目極千里傷春心也若夏
雨時那得有晴春湛湛之色去字定作失字次聯云
雲霧密難開可見大江失其湛湛矣白馬潭詩云宿
鳥行猶去花叢咲不來此去字僕亦定以爲失字須
溪評云鳥則宿矣吾行猶去咲亦吾笑作者自然別
大旣行矣而復曰猶去與俗稱牙木梳何異哉行當

讀作杭去當作失蓋此詩發端云日出野船開其不
指日暮明甚言舟行之早林鳥之宿者已起而成行
而行子猶與之相失也花叢之咲卽桃花咲人意言
吾舟汲汲往而不來花叢亦將咲其無情也須溪云
花叢在岸吾猶咲而不來花咲之與咲花必有能辨
之者

烏鬼

家家養烏鬼沈存中黃朝英並以爲鷓鴣焦氏亦主
之引元微之詩病賽烏爲鬼爲證野客叢書又引冷

齋烏蠻鬼之說按廬陵羅泌有家藏山谷箋杜詩真蹟云峽中養雅雛帶以銅錫環獻之神祠中謂之烏鬼此公客戎涪久必得之土風元九詩語益了矣詩箋凡六十一則皆典練可喜世有通人得盡箋之亦是涪僦後五百年知己也

程泰之虞伯生亦同此說

青雲契濶

古琴操載許由曰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爲九州長乎稽康答向秀難養生論云練骸易氣染骨柔筋滌穢澤氣志凌青雲孫拯答陸士龍詩云青雲方乘芳

餌可捐遠觀在一萬物自賓裴松之荀攸傳注云張
子房青雲之士陶貞白云仰青雲觀白日北史云使
君竟將我入青雲俱祖箕公遺語少陵詩乃云青雲
猶契濶是羽可爲儀直爲進賢冠借用失之矣太白
猛虎行賢哲栖栖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差中其
解用修錄群書中八則證宋人誤用登科事極當然
不知古人語本許由宋人語本少陵也

陳翰伯駁用
修援證頗博

然亦未引
許由語

五雲太甲解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述夫帝車南指迺七曜於
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雖復星辰蕩飏三
元之軌躅可尋雷雨沸騰六氣之經綸有序老杜
五雲太甲語實本此王伯厚楊升菴引晉天文志
云華蓋扛旁六星曰六甲太甲恐六甲一星之名
留青日札又引五車證五雲云五車以五寅日候
之有雲各具其色者賢人隱其下也甲寅爲五候
之首故曰太甲可謂精而覈矣第與華蓋西臨語
亦未甚合蓋臨者親蒞其所而後謂之臨華蓋北

宮宿也終古何得西臨耶細玩子安語意星辰蕩
越承帝車二句雷雨沸騰承華蓋二句則帝車之
屬占星而華蓋之屬候氣了然無疑矣予故爲之
章句如左

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

按史記天官書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御四海皆繫
於斗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隋書以七
政爲七曜七政者日月金木水火土也七曜之齊俱
聽于玉衡璇斗第二星璣第三星玉衡第五星也又

史記衡殷南斗晉灼曰衡斗之中央宋均曰殷當也

考要曰斗七星各有所屬第五主兖州

後漢書云以

車史記云杓攜龍角春秋運斗樞曰斗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則玉衡之爲帝車明矣帝

車南指卽所謂衡殷南斗也夫子生于魯在禹貢爲

兖州玉衡之所錫也

日札云帝車五月建午斗柄指南南方之宿曰星七星爲賢士

可則道化行暗則賢良不起按七曜之屬日月五星出張衡靈憲及馬融尚書註不應以星日馬一宿當七曜也且夫子聖中之帝車運而七曜齊尊無與抗

故曰適中階上一星爲諸侯魯侯國也言夫子德冠

百王不得正上階天子之位而僅爲侯國產也

華蓋西臨藏五雲于太甲

隋書云天子欲有所遊往其地先發天子氣或如華蓋在霧氣中或有五色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雲扶日孔子衰周而素王故子安以天子氣喻之華蓋五雲之說確本於此魯分野在戌之奎婁奎爲溝瀆以爲聚衆皆在西宮故曰華蓋西臨戌後天乾方也京氏易納甲以甲屬乾宮甲爲歲陽首故曰太甲太甲者借爾雅太歲在甲字面也華蓋之氣一臨

乾甲五帝五雲皆逡巡不敢方駕所云賢於堯舜也是之謂藏

星辰蕩越三元之軌圖可尋雷雨沸騰六氣之經綸有序

徐堅引漢書曰曆者序四時之端正分至之節故聖人考歷數以正三元宗懔荆楚歲時記曰正月一日爲三元日月五星行軌道亦見天官書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一云春食朝霞秋食淪陰冬食沆瀣夏食正陽天玄地黃是爲六氣見陵陽子明經子安之意

蓋以星莫尊于帝車氣莫隆于華蓋雖星辰蕩越之餘雷雨沸騰之際而常尊常隆者猶可尋而有序也蕩越者春秋當夜中星隕後霸圖興而王迹熄沸騰者卽易之雲雷屯也語語頌至聖一字不可移易

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

若老杜引子安語別是一意此詩大曆三年白帝城放船將適江陵作按代宗廣德元年吐蕃逼京師帝幸陝州故有旄頭初倂擾鵠首麗泥途句鵠首長安分野麗泥途蒙塵之意也五雲太甲正用蒼帝起蒼

雲扶日意蒼帝盛德在木太昊曆起甲寅代宗正以
壬寅歲卽位而改元之春實唯甲寅言國雖多難人
有離心而五雲猶扶翼蒼帝巍然爲江漢之朝宗也
六月曠搏扶言元振用事豪傑解體至王室有飄搖
之歎如楚莊王三年不飛者然然帝亦六月息耳一
朝憬焉悟乘扶搖而上九萬里風不在下哉孟啟謂
少陵推見至隱殆無遺事如此詩不爽此論矣予少
時讀杜詩輒以五雲語置臆二十年始箋之可爲慶
快平生若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讀杜詩不

解太甲不爲不知詩予無以應之矣

贈鄭諫議詩

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亦少得其解者按賈子新書云十毫曰髮十髮曰釐十釐曰分說文云十髮爲程一程曰分爾雅云大波爲瀾小波爲淪言文章家小者易略於微所謂蟻漏者也求之而已無遺憾大者易跳於法所謂河曲者也按之而尚有典刑作者之要不越此二語矣